

据说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不会弹琴，却“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朋友来找他喝酒时，他便搬出这张无弦琴来，抚而和之，以助酒兴，思之令人捧腹。这固然是种名士潇洒，想来正如演戏，演的人并不会弹琴，也不必会弹，却要依样画葫芦，在戏里做“弹琴科”。听老师讲过一个典故，说是原来拍摄电影版《红楼梦》时，林黛玉的扮演者为了演得惟妙惟肖，专门找来名家教授《梅花三弄》中的前三段，苦练了一个月，终于记下了指法姿势。电影里演出来，拨弦按徽虽分毫不差，却也是南郭先生吹竽，末了，还是另找人配上的乐音。

不过，“弹琴科”能做到这一点已属不易，大多数古装片里的“弹琴科”往往做得并不像，甚至差以千里。唐代的著名琴师薛易简曾提出，弹琴之人有七个绝不能犯的“琴病”，其中前三病是，“目睹于他，瞻顾左右”、“摇身动首”、“变色惭作，开口怒目”。古装片里的人弹琴，不触动这几条的鲜有人在，甚至反以“摇身动首”、“开口怒目”等为好尚。像新版《水浒传》里的燕青给李师师弹琴时，摇头晃脑，左顾右盼，几乎要从椅子上颠下来，弹得一首不成调的曲子，竟还能得到李师师的赞叹。如此桥段，放在三百六十行样样精通的燕小乙身上实在是不类。

古琴并不是弹得越快越好，唐以前的曲子声多韵少，像《梅花三弄》之类，指法较为繁复，弹起来往往显得闹猛。而明清以后则讲究韵味，吟揉数拍，也只有一个音上，细微处的味道，才是真正见功夫的。在不少古装片里，倘若主人公心烦烦躁，手上必定嘈嘈切切错杂弹，或是要表现主人公琴艺高明，恨不得一秒钟拨弄几十下，像在打天马流星拳。然而，即便是弹节奏稍快的曲子，“闹猛”的其实是左手，而古装片里却常常是右手，有时甚至左右手同时开工，张牙舞爪，披头散发，令人不忍卒视。

古装片里，动不动地就把琴放在腿上弹，其实也是不对的。古琴在演奏时，有专门放置的琴案，岳山和琴轸都放在琴案外，下面需垫好装沙的布袋，且要拍得平整，防止滑脱；相对的，雁足下也要垫上沙袋，这样才能减少外力干扰，弹得稳当。且琴案为木质，能够将琴的声音较好地反射出来，形状则近于四足的长条形矮几，其下中空，能起到共鸣的作用。旧时还有一种琴案中间是有洞的，琴轸放在洞里面，岳山和琴头则可以全置于桌面上，显得美观。而若将琴放在腿上弹，一来接触面狭窄不平，易滑脱，指法不能尽情施展，二来人所着的衣物导音效果不佳，反而会将声音吸附进去，导致琴音沉闷，传播不远。

虽然古画中也有坐于山间石上，置琴于膝而弹之者，然大概多半只是写意，表现人物风骨气韵，未必是写实。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所绘人物就是正襟危坐，将琴放在琴案上演奏的，他可是真正懂琴的人。

有些人弹到尽情处，自我陶醉，常常禁不住眼睛一闭，便开始信手而弹，这样的例子在古装片里比比皆是，在实际中也是行不通的。琴上的小白点叫做“徽”，一共有十三个，称为“十三徽”，按弦找准徽位，是弹出乐音的关键。弹琴时，视线一般集中在左手这边，是为了看清徽位，倘若差半寸，弹出的声音就完全两样了，这也是薛易简所谓不能“瞻顾左右”的道理。一首曲子，除非弹了千百万遍，早已烂熟于心，否则是不太可能闭着眼睛弹奏的。

说到底，古装片里有关古琴最大的毛病，并不是“弹琴科”做得不像，而是明明弹的是古琴，出来的却是古筝的声音，有的甚至连古典乐器都不是，西洋乐、电子音、混响齐上阵，指鹿为马，犹未及也。毕竟，“弹琴科”做的再夸张，也只是哗众取宠、貽笑大方，以他乐冒充琴音，实质却是根本不解古琴为何物，把上千年的文化精粹丢得一干二净，才是真正令人思之垂泪的。

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社区民警，在莲花公寓小区当社区民警已有15年了。我至今仍能清楚地记得，2001年的一天，我到小区走访时看到的辛酸场景。潘燕秋老人因为长期的开放性肺结核，半个肺已经病变得失去了功能。当时潘老伯每月才有280元的社会救助金，一天半夜，潘老伯病得特别厉害，但好多医院都拒绝收治他，因为不是每家医院都设有肺结核病房的。我一家家地替他找医院，最终才联系上了普陀区人民医院。潘老伯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我为他付掉了1.2万多元医药费，还不时地和妻子烧他最爱吃的油爆虾、大排骨去探望他。同房的病友很羡慕，对他说：“你老福气好，儿子媳

郭爷爷喜欢收藏石头。他收藏的石头不是玉石，不是树化石，就是很普通的山野间顽石。有一年去美国看女儿，他带回来三十公斤重的石头，女儿嗔怪：“人家出一趟国，都带些好东西回，你倒好，捡这么重的石头！”这一年，郭爷爷六十有二。

郭爷爷退休后喜欢石头盆景。我猜想是他收藏的石头太多了，遂发灵感给石头们“造型”——这跟我收集叶子有点相像，积攒得多了突发奇想给草树叶们做剪贴，拼出月亮、云山、草屋、藤蔓、人儿……的形状。我看过他给数十盆石头盆景拍的照片，可比我的《草叶集》专业、纷杂多了。不单是造型和取材，还得花心思照料，每个早晚给石头们“吃露水”，中午太阳直射又要把它们请回去。一来二去还是不小的体力活，郭爷爷当然乐在其中。

郭爷爷的石头盆景有灵性。这些石头，原本躺在山野、峡谷、海岸边，有着各自的命运和天地，现在在郭爷爷把它们“领”回来，从此聚拢在一个屋檐下，成了一家子。它们被好生呵护着，吸饱了露水，吹透了清风，渐渐显出精妙的纹理和神采，有的还长出绿茸茸的苔藓来。

郭爷爷和这些石头盆景朝夕相守了十年。十年后的2005年，郭爷爷七十岁。一场大病改变了他的晚年爱好，他忍痛割爱不再养石头，盆景们枯坐角落。“怎么就不养了呢？你都养了十年啦！”我翻看一厚叠照片时忍不住叹息。

“没时间啊，以前多的是时间，现在根本顾不过来！”——想起来，郭爷爷现在忙着关心下一代。他是我所在天山街道“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校外辅导组组长。这个“组长”不领工资，不计报酬，实乃一空名。

忽一日，他像“星探”一样摁响了我家门铃。打开铁门，他熟门熟路自报家门后说：“听你们楼道里的杭爷爷讲，你女儿很厉害，小小年纪就看很多书，还熟读《论语》……”

“啊？——噢，看书倒是有的，《论语》也只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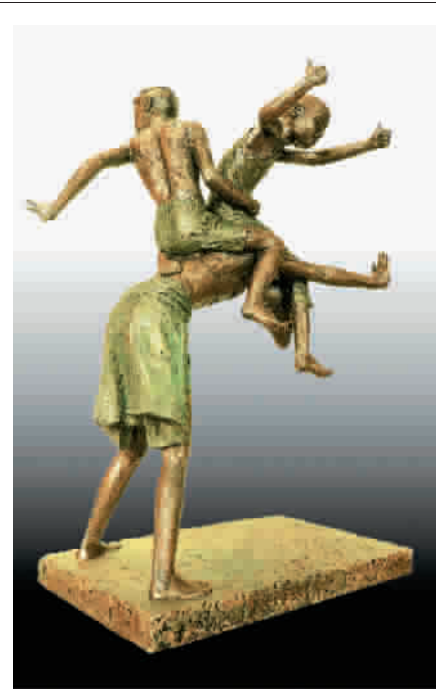
读几章而已……”我愣怔在门口，讶异这老先生的神通。彼时，小女才念小学没几日。这么着，老先生成了我们家的常客。多半是找小女，我乖乖陪坐。时间一长，我大体知道了他散步的线路图——他常以散步为名，踏访小区里的20多个孩子。他熟知每一个孩子的脾性、爱好、优长，视力变化、情绪波动……乃至哪一天过生日。有一日楼下小男孩过12岁生日，他是惟一受邀的大人，他很当回事地提了蛋糕、糖果，参加小朋友们的聚会。那场景，倒蛮像圣诞老人爷爷派发礼物。要么反过来，是小朋友们给老寿星祝寿？我在小女的描述里生发想象。

通常，郭爷爷的一天是这么开始的：凌晨三时醒，给自己泡一壶铁观音。听好新闻，六点半起床。每天写两千字征文——布置给小学生的征文，他是辅导员，但也规定自己写。上午就这样过去，午休后看报。他看各类报纸，关注时政、社会、文化、教育……庞杂而兴趣广泛，重要的还做剪报。“看报纸也要触类旁通，带着问题看，人家的好思想可以为我所用。”

问他：“那么就跟石头盆景拜拜了？”答：“以前养盆景石头，现在养孩子石头。以前是独乐乐，

现在是众乐乐。小孩子跟石头一样，有着各自的脾性、气质，我是真正摸着‘石头’过河，这些石头反过来都成了我的老师。”——哈，答得好！

郭爷爷大名郭春华，今年七十八，虽将届耄耋，未见老态。小区里常见他身影，影未见，声先到，嗓音响亮，满脸喜乐，真正活成了返老还童。小女初见时形容：“他笑起来像个爱心捐款箱”。



骑老黄牛

（雕塑）

毛关福

文字是有脚的。刘备用下有个名士吧，曾经和来访的东吴使臣坐而论道。说到天是有耳朵的，不然的话，怎么会有“闻之于天”的说法？他说得对，因为我觉得这说法和文字是有脚的一样。昨天，和一个有些年没见的朋友通话，他说看到了我写的一个序，在一本北京出的书上。他在甘肃，居然看到了我这个上海人为住在北京的一位画家写的序。三个分开很远的点，文字居然就走得过来。曾听黄永玉说他曾经写在他的《太阳下的风景》一书里的一件事。他说，他在流浪上海的时候，读到了沈从文写他父母的文章。他说，有谁知道，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在上海街头的路灯下，哭着读着写他父母的文章。他是湖南人，流浪几千里外，还会读到写他父母的文字，可见文字是有脚的，会几千里赶来，找它的读者。让一个流浪的孩子哭得很快乐。

这是文字可以走过的空间，文字还可以走过时间。早年看到苏武李陵相遇时写的诗，感觉自己就在那里，身份模糊，但真的感觉是在现场，听到他俩吟诗。这就是文字的能力了，时隔千年，怎么就走到了我眼前，让我看见了，听见了。还有李白，文字开出了花来，那

文字有脚

陈鹏举

的年龄的人，为着文字，为着如同“床前明月光”那样明媚的文字，都有着青梅竹马般的交情。纳兰性德、仓央嘉措、苏曼殊，还有更早些时候的老子和司马迁，他们安顿了那么好的文字，一个个成为了了不起的人。那么好的脚力清健、不倦地走来的文字，这一刻让他们活在了我们中间。还有“子见南子”那段文字，静定的孔子露出了，妩媚的南



文字，我感觉这些文字会走远，可能还会走得很久。对此，我期待，我也痴想。因为就像微博，不管你在哪里，说是凭着光纤，不如说是凭着文字，那么多的文字缤纷汹涌而来，好像你就是一个终点，或者说是驿站，一个领奖台，一次践约，一番告知，总之，谁也别低看了文字的行走。也因此谁也别在意自己曾不曾远游，能不能流芳，好生对待文字吧。只有文字，是可以行走的，无论时空，它都可以，因为它有脚。

毛关福的雕塑风格比较温情，我从这几年对南北雕塑风格的比较中发现，毛关福的雕塑语言延伸了张充仁先生的带有南方抒情的经典雕塑语汇。

我曾在三十多年前的《美术》杂志上看过毛关福雕塑的“王杰”作品，一位雕塑家能在那个时期在全国性的美术专家的刊物上刊登作品，用我们现在的的话讲是出名很早，更见其对现实主义艺术语言有相当的造诣。

毛关福是本地人，“富而知礼乐”，谢稚柳先生常对我这样讲，这就是江南的文化积淀。毛关福在开放初创作的表现五六十年代市井的弄堂儿童生活的雕塑就是采用了白描写意的手法，使市井童趣的活泼栩栩如生。我们常说童话故事是人的天真的去处。其实，这样的童话故事就是当代都市人向往牧歌式生活的回忆的真情。毛关福的雕塑很早就建构了上海南派雕塑语言的风格，特有南方抒情的意味，这也是他成名早的原因之一。

经过三十多年，毛关福又创作了一组市井童话，虽然是一样的题材，中国经历开放三十多年，毛关福的雕塑语言也沉厚多了。这组雕塑将传统的礼乐与现代美合在一起，又特有调子，是将经典雕塑的神美与童话天真的生活情趣结合，与北方的雕塑拉开了距离。这使我想起我上月看的有其参加的现代雕塑展，是雕塑家对现代生活的思考。

这更使我联想起毛关福前几年有好多为体育健儿创作的雕塑。毛关福的体育雕塑作品中人是现代的，但经过夸张，形象美化，带有一种神美的魅力。但是这种神美又告诉我们，一个平常人经过自身的塑造，在新环境的宽宏的时空中就有了“我有一个梦想”，这些雕塑中的人物又被赋予了色彩，更有了现代爽直的明媚。

毛关福雕塑的伟人也具有经典的美，伟岸，然而又非常有亲近感，走下神坛，我很喜欢。

么锦绣团簇，那么风华意气。看见了远远走来的李白的文字，感觉什么岁月风霜都可以不管，所有的年代、所有

子没了自信。人间许多美的时刻，就这样成了文字的行囊。于是我倦于远游，也倦于景仰了。这时刻，我在上海西南的一个名叫华亭的湖边，写着这些文字，我感觉这些文字会走远，可能还会走得很久。对此，我期待，我也痴想。因为就像微博，不管你在哪里，说是凭着光纤，不如说是凭着文字，那么多的文字缤纷汹涌而来，好像你就是一个终点，或者说是驿站，一个领奖台，一次践约，一番告知，总之，谁也别低看了文字的行走。也因此谁也别在意自己曾不曾远游，能不能流芳，好生对待文字吧。只有文字，是可以行走的，无论时空，它都可以，因为它有脚。

子没了自信。人间许多美的时刻，就这样成了文字的行囊。于是我倦于远游，也倦于景仰了。这时刻，我在上海西南的一个名叫华亭的湖边，写着这些文字，我感觉这些文字会走远，可能还会走得很久。对此，我期待，我也痴想。因为就像微博，不管你在哪里，说是凭着光纤，不如说是凭着文字，那么多的文字缤纷汹涌而来，好像你就是一个终点，或者说是驿站，一个领奖台，一次践约，一番告知，总之，谁也别低看了文字的行走。也因此谁也别在意自己曾不曾远游，能不能流芳，好生对待文字吧。只有文字，是可以行走的，无论时空，它都可以，因为它有脚。

子没了自信。人间许多美的时刻，就这样成了文字的行囊。于是我倦于远游，也倦于景仰了。这时刻，我在上海西南的一个名叫华亭的湖边，写着这些文字，我感觉这些文字会走远，可能还会走得很久。对此，我期待，我也痴想。因为就像微博，不管你在哪里，说是凭着光纤，不如说是凭着文字，那么多的文字缤纷汹涌而来，好像你就是一个终点，或者说是驿站，一个领奖台，一次践约，一番告知，总之，谁也别低看了文字的行走。也因此谁也别在意自己曾不曾远游，能不能流芳，好生对待文字吧。只有文字，是可以行走的，无论时空，它都可以，因为它有脚。

毛关福的雕塑

卢金德

明人张岱好游西湖，著有《西湖梦寻》。但是，他的游法与众不同，是独辟蹊径的，名曰“三余游”。董遇之读书，有“三余”名言：“冬者，岁之余也；夜者，日之余也；雨者，月之余也。”于是，张岱选择在此时游西湖，别有一番景致，所谓：“雪霁古梅，何逊烟堤高柳；夜色空濛，何逊晴光滟潋。”他以为惟此才能体验到“西湖之性情、西湖之风味”。

三余游

那秋生

明人张岱好游西湖，著有《西湖梦寻》。但是，他的游法与众不同，是独辟蹊径的，名曰“三余游”。董遇之读书，有“三余”名言：“冬者，岁之余也；夜者，日之余也；雨者，月之余也。”于是，张岱选择在此时游西湖，别有一番景致，所谓：“雪霁古梅，何逊烟堤高柳；夜色空濛，何逊晴光滟潋。”他以为惟此才能体验到“西湖之性情、西湖之风味”。



十日谈
马天民新传

社区民警
重在“守护”
的责任。